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辛亥革命史事长编

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 / 组编

严昌洪 / 主编

Xinhai Geming
Shishi Changbian

第五册

(1906.1-1907.12)

左松涛 / 编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武昌辛亥革命纪念馆



严昌洪 / 主编

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 / 组编

辛亥革命史事长编

本书为2008年度湖北省社科重点重大项目（立项号[2008]013）成果

XINHAI GEMING SHISHI CHANGBIAN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1906.1-1907.12)

第五册

左松涛 / 编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辛亥革命史事长编. 第五册/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组编;严昌洪主编;左松涛编.
—武汉:武汉出版社,2011.8

ISBN 978-7-5430-5280-2

I. ①辛… II. ①武…②严…③左… III. ①辛亥革命—史料

IV. ①K25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2463 号

组 编: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

主 编:严昌洪

编 者:左松涛

责任编辑:李 俊

装帧设计:刘福珊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zbs@whcbs.com

印 刷:武汉精一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1.75 字 数:543 千字 插 页:5

版 次: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800.00 元(全十册)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1月1日(乙巳年十二月初七日) 孙中山在日本、南洋及香港等地发行以英、法文两面印制百元票面的“中国革命政府”债券。该票券注明“本政府在中国成立一年后,由广东政府官库或其海外代理机构支付”(译文)。黄冈、镇南关、河口诸役,曾以此为经费。

冯自由《乙丙两年印行之革命军债票》回忆印行债券经过:

丙午年正月发行之英法文中国革命政府一百元军债券,内载“中国革命政府许持券人于政府成立一年后向广东政府官库或驻外代理取回一百元。一九〇六年元月一日总统孙文”字样。下刊白日徽章,一面用英文,一面用法文,语意相同。先是孙总理有法国友人李安利(2. Leoni)寓西贡波列华查纳街九十号(90. Boulevard Churner, Saigon),向日赞助中国革命,总理特以印刷此项军债券之任务委托之。印成后,总理复加盖蓝色小章然后发出。是年秋总理自南洋赴日本,途经香港,余逐之于法国邮船,总理交付余军债券三箱,另给香港鸦片承餉公司总办陆秋杰英文手谕一纸,略言:“谕烟公司差役知悉,内件经余阅过,并无禁品,不必搜查”等语。盖陆秋杰乃南洋吉隆坡同盟会员,时方承办香港鸦片烟捐务,总理适与同舟,故嘱其手谕烟公司差役令勿搜查,以免宣泄秘密也。余携军债券藏诸《中国报》,其后数奉总理函嘱从邮局分寄海外各埠。是年冬许雪秋以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名义经营潮、梅两属军务,领去此项军债券二百张,丁未(1907年)正月初七日,许与薛金福、乔义生、谢逸桥、谢良牧、方汉城、陈芸生、方瑞麟、箫竹漪、蔡德、李次温诸人,谋在潮城、黄冈、浮山、揭阳、惠来各地分途起事,因布置不及,临时中止,乡人来会者要索遣散费,以是分给军债券数十张。是年四月十一日,陈芸生、余丑、陈涌波、余通等猝然起事于饶平县属之黄冈城,与清军血战七日而败,许雪秋所领去军债券多用于此役。是年十月二十七日革命军占领广西之镇南关,孙总理于期前已电令余将香港所存军债券尽运越南备用。是月二十九日适有同志田桐(梓琴)、谭人凤(树平)、何克夫、谭剑英四人奉召赴越南东京(即河内),余遂将所存军债券三箱托田等携交孙总理。诂是时镇南关军事已失败数日,重要党员,多忙于善后工作,军债券入口,事先未与越南当局接洽就绪,故军债券到步时,即被海防税关扣留,而田等四人以运送军债券之关系,亦为法人阻截,由海防同志刘岐山等保出候讯,后经总理与当局交涉多次,驻河内法总督卒允全数归还。惟田等四人则因清政府指证为著名革命党之故,不得入越南地境,故田等居留海防二十余日仍须遣归香港。

.....

迨戊申(1908年)三月,云南河口革命败挫,黄克强、胡汉民亦先后莅新,所存越南之军债券大部遂由河内甘必大街六十一号机关部移送至新加坡晚晴园。未几,河口将士亡命南洋英属者数百人,总理命张永福、林义顺等开设石山公司以收容之。其中分子多半出身游勇,间有在石山附近犯杀人夺财嫌疑,致遭地方官吏逮捕者。英国警吏因在若辈住所搜获此项革命军债券,而有干涉发售之举,总理乃将所藏军债券全数付之一炬,仅检出百数十张裹一大束,交张永福保存。至民国成立后,张犹郑重珍藏,至今未失云。

冯自由《革命逸史》上册,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第134~136页

张永福所记为:

过了有一个半月光景,孙先生接到一封电信,就对我们说,他有由巴黎寄来的重要东西四箱,叫我预备着向轮船上起领;但是要加倍秘密,加倍谨慎。我奉了命待船到星洲,自己带了许多银币(预备起运时行贿警探),带了亲信伙伴,依照手续向船上起运。路上幸

而没有意外的事发生,但亦不敢一直往晚晴园,就转湾寄在我的住宅贮放。过几天孙先生自己到我的清河住宅启开一箱检看,原来一包一包完全是军用纸票,每张票面一百元,印得亦算精美,一面英文,一面法文,全没有中国字。孙先生看了后,面上很欢喜,取了好几张带回晚晴园,分给同志传观,其余仍照旧叫我装好。隔了几天,就叫我把未开的几箱,附往香港《中国日报》交冯自由先生收。这转运的事,就由林义顺负责办理。那已开的以后一箱,孙先生亲自带去,留下一包交楚楠及余共管,其后再来信索寄香港《中国日报》冯自由君收用。

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14~15页

清廷对同盟会发行债券颇为敌视。年8月28日(七月初九日),巡警部探访局长史云密报:

窃卑局顷据访员报称,现闻革命党魁孙文近创一军务债票,在日本及南洋各岛及香港等处发售,每票一张,注明俟军务事毕凭票给银十元,现时卖价,每张银一元,业印有数万张。卑职已飭访员设法往购该票。(下略)

朱批:案交内外厅稽查处,速□查有无此等□事。

中山市档案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香山明清档案辑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97页

10月2日(八月十五日),调补云贵总督署两广总督岑春煊致电外务部,请为代奏:

窃据新嘉坡领事孙士鼎禀称,“首逆孙汶,闻在南洋各岛售卖军务债票至数百万之多,每张收银一元,券内注本军功成之日还本息银一十元字样,以和属各埠及英属大吡叻吉隆为多。该逆前曾派伊党人邓子瑜乘日邮轮回港,日间并闻在南洋一带召集党与,回港图谋举事。”等语。并准该广州口德国领事照开:“孙汶匪党欲在八月底九月起事”等情。该首逆孙汶蓄谋不轨,其党徒潜匿香港,勾结内地土匪筑圩起事。今该逆复在南洋一带售卖军务债票,聚敛资财,是其有意煽乱,逆迹昭著。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1),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页

次日,军机处通过外务部,致电驻英荷各使对外交涉,禁止革命党发售军务债票:

该逆在南洋各埠售卖军务债票,亟应设法禁止解散,以免煽惑,而保公安。希即向英国、和国外部切实商办,并电覆枢。

中山市档案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香山明清档案辑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00页

编者按:《香山明清档案辑录》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编《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1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两书收录的“军机处致电驻英荷各使”档案,系年均为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似误。据研究,该债券票面记载发行日期为1906年1月1日,实际发行时间当在同年7、8月之间(左松涛《孙中山发行的“中国革命政府债券”史实考》,《中国钱币》2009年第4期)。

△日本文部省在上年11月2日颁布的《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正式施行。中国留日学生对此极为不满,因而风潮频起。

章程内容:

第一条 公立或私立学校,在许可清国学生入学之时,于其入学申请书中,必须附加清国驻本邦公使馆之介绍书。

第二条 公立或私立学校,依从清国学生本人志愿,于该校所定学科中,阙修一科或数科。

第三条 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立或私立学校,须备有关教职员名簿、清国学生学籍簿、考勤簿,并将来往公文信件等予以登记汇存。学籍簿内,须记载学生的姓名、原籍、年龄、住址、

入学前经历、介绍入学的官署名称、官派或自费、赏罚、入学、转学、退学及学年、毕业日期、转学和退学的缘由等。

第四条 公立或私立学校,如欲许可清国学生转学或退学时,其申请书内必须附加清国驻本邦公使馆之承认书。

第五条 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立或私立学校,须于每年一月及七月份两次,将其前六个月间准许清国学生入学的人数,呈报文部大臣。清国学生之转学、退学以及毕业人数,亦依上述规定呈报。

第六条 公立或私立学校,遇有清国学生毕业或飭令退学时,须于一个月內,将其姓名及飭令退学的缘由,报告介绍其入学之清国公使馆。

第七条 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立或私立学校,经文部大臣认为适当者,将特为选定,并照会清国政府。

第八条 公立或私立学校,欲要得到前条所述的选定,其管理者或设立者须具备下列事项,向文部大臣提出申请。但依特别规定,既已申请或经许可的事项,可以省略。一、关于清国学生教育的沿革。二、校规中涉及清国学生教育的相关学则。三、校长或学校代表者的履历。四、教员姓名、资格、学业经历及所担任的学科科目。五、清国学生定额及各学年学级的现在人数。六、对清国学生的校外监督方法。七、清国学生毕业人数及毕业后情形。八、供清国学生使用之校地、校舍及寄宿舍等图样。九、经费及维持方法。十、教科书、教授所用器具、仪器及标本等目录。以上第二项和第八项如须变更,须经文部大臣许可。

第九条 受选定之公立或私立学校,令清国学生宿泊的寄宿舍或由学校监管的旅馆、下宿等处,均须施行校外管理。

第十条 受选定之公立或私立学校,不得招收为他校因性行不良而被飭令退学的学生。

第十一条 受选定的公立或私立学校举行考试时,文部大臣如认为必要,可派官员监视,或查阅考试内容及学生的答稿。该员如认为考试题目或方法不恰当,则可命其变更。试题、答案及成绩表最少须保存五年。

第十二条 受选定之公立或私立学校,于每学年结束后一个月內,须将有关清国学生教育的概况,呈报文部大臣。

第十三条 受选定之公立或私立学校,如有违背此规则或其成绩不良者,文部大臣将取消其受选定的资格。

第十四条 照本令所规定,凡拟递文部大臣的文件,须由地方衙署转呈。

第十五条 本令的各项规定,不适用于小学堂及与之同类的各种学堂。

李喜所、李来容《清末留日学生“取缔规则”事件再解读》,《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

编者按:根据李喜所、李来容的研究,第三条中之“来往公文信件”,日文中原为“往复书类级”。此处中文翻译差别较大,例如:梁启超直译原文,驻日公使杨枢译为“往来信件”,《大公报》译为“往复书类”,《东方杂志》则译为“照会诸文书”。规程名称多被有意无意误读、误译。该规程日文名为《清国人ヲ入学シムル公私立学校ニ关スル规程》,中文当译为《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当时有少数人译为《关于使清国人人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关于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规程》,基本符合原意。但绝大多数留日学生未能详细考究规程的具体内容,误信部分报刊的失实报道,或将规程名称牵强地译为《公立私立各学校关于清国人人学之规则》、《关于清国留学生入学规则》;或误译为《清国留日学生取缔规则》、《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取缔中国留日学生之规则》、《取缔留学生规则》、《取缔中国留学生所入学校及寄宿舍之规则》;或误记为《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等,并一律简称“取缔规则”。这不仅将规程的对象由公私立学校转变为中国学生,而且皆以“取缔”名之,迥异于日方规程原意。“取缔”一词,中、日文意义有所区别,汉语的“取缔”意为取消、禁止,日文的“取缔”意思是管理、监督,两者不能直接互换。

1月2日(十二月初八日)《民报》杂志社简章在广东汕头《岭东日报》以广告形式登载,此是国内报刊较早发布《民报》创刊消息。

《岭东日报》刊载《民报》杂志社简章:

第一条 本杂志以为民族的国民讲求政治上、社会上之改良进步为宗旨。

第二条 本杂志仿欧美各大杂志体裁,论著不分门类,后附时评、小说、译丛、来稿,□求不戾本旨,靡不收罗。

第三条 本杂志置总编纂一人,撰述员无定额,庶务干事一人,会计一人,校对二人,收稿一人。

第四条 本社员之外,如有撰述,不与本杂志宗旨相违者,请径交本社编辑所,择尤登录,以本期杂志奉酬。

第五条 有慨捐本社经费十元以上者,奉酬本杂志一年。二十元者,二年。三十元者,三年。五十元以上者,永远奉酬,俱推为本社名誉赞成员。

第六条 本杂志月出一期,至少以一百二十页为度。定价一册二角,预定半年者一元一角,全年者二元,邮费另加。

第七条 本杂志定于阳历十一月初五日发行第一期,自后以每月之初五日为发行期,决不蹈从前各杂志愆期之失。

第八条 本社编辑所设于日本东京市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发行所设于东京府丰多摩郡内藤新宿字番集町三十四番地,与本社通信者请直投编辑所。

第九条 本社于上海、香港、天津、汉口、美洲、南洋各大埠皆设有代派所,此外有愿经售本杂志者,十分以上九折,三十分以上八折,报费按期汇付。如三期未清者,即行停寄清算,幸为原谅。

乙巳年十二月初四日。

《〈民报〉杂志社简章》,《岭东日报》1906年1月2日

编者按:此广告所载与《民报》原刊内容有部分不同,其区别主要在第一条与第九条。科学出版社影印的《民报》第一号,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均记载《民报》发行日期为1905年11月26日,与本广告所载日期不相一致。

1月3日(十二月初九日) 有新闻先后披露清方在上海搜检从日本罢学归国的留学生,尤其严防军火与违禁书籍夹带进入国内。

《岭东日报》报道云:

近日有由日回国留学生五人,计山东张伯平、浙江金义麟(均肄业早稻田)、旗籍廷启(肄业弘文),另福建二人,一肄业振武学校,一肄业经纬学校,其姓名未详。以上五人,由日本乘□国商船蒙士利号三等舱回国。二十日晨,船抵吴淞口时,即有官派小轮一艘,水兵多名,来船招待。声称无论在何学校之回国学生,皆可附乘。该小轮入口时,有商人多名,亦欲附乘,水兵皆不许。该小轮旋即驶向达安兵舰,促五人登舰,见萨鼎铭军门。萨告五人言,余系奉袁制军电飭,在此相候。萨询以东京罢学缘由及诸人因何回华之故。诸人咸答以因他事告假归国,与教学无涉。继又向诸人身上及所带之行李逐一搜检,并无要物。当留五人在舰午膳,旋又遣三人(二福建人,一旗人)往见上海道袁观察问话。又留该旗生在舰,俟五大臣至沪时,面陈一切。其余三人则派水兵送至火车站,于下午来申。闻此次尚系首次办理,以后尚另有办法。搜查时,最注意有无军火,次及其著作云。

《清看吴淞之搜检回国留学生》,《岭东日报》1906年1月3日

该报后刊《留东学生之近状》报道:

又,近来有法、德二国邮船抵香港,有广东有别省学生数十人。当抵上海时,有医生来言,上海风潮很大,各人宜细检点。因此登岸之学生等,尽将书籍之关于民族主义者,概投诸水,并有声言此等书(籍)归国后无用云云。

《岭东日报》1906年1月8日

1月17日(十二月二十三日) 留日学生因反对文部省订立整顿学校章程而举行的罢课,逐渐平息。驻日使臣杨枢上奏,报告处理经过,请惩为首的韩汝庚、胡瑛、吕复、田桐、宋教仁等19人,旋被清廷允准。

留日学生逐渐以平和心态对待文部省颁布章程,《岭东日报》报道:

东京电云,东京留学生反对日本文部取缔规程事,据最近情形,或可和平了结。东亚同文会长冈子爵从中极力调停。十九号,长冈亲访文部长(编者注:原文如此,疑应为“省”字)面会木场次官及泽柳普通事务局长,会商良久。文部省已默认长冈之论议。又桂首相既已辞职,则西园寺内阁对留学生之方针,自可略为迁就。大概归国停课事,总可和平了结也。留学生之党派,自停学之事出。留学界中亦有和平、急激二派之别。和平派不主归国,其中有热心民族主义而具有特别之见识者谓,异族政府尚未能倾覆,无暇顾及国体,故不宜归国者。有因谄媚杨公使而抱做官思想,恐归国后失其奴隶阶级者。二者究以做官派占多数也。主归国之急激派,更为纷杂。有素持民族主义,痛恨国耻者;有向日不喜留学,或专为游历,特借此以炫其此次归国之最有名誉者。二者亦以民族派为少数。惟以急激、和平两大派相较,以急激派略占优势。急激派多主强硬手段,凡有上学者,辄被痛殴,或以武力恐吓,以故和平派亦无一人敢上学,盖恐于生命有危也。日前振武学校停学及不主停学之二派,因意见用武,各伤十余人。留学生总会新举干事,和平派绝不取出,故所举之各干事多属急激派。今已酌定回国之办法矣。惟日间文部迁就之说出,故归国之风潮,因是略为平静云。

《留东学生之近状》,《岭东日报》1906年1月8日

杨枢《奏为陈明游学生罢课办理情形并请旨将祸首光禄寺署正韩汝庚即行革职事》:

窃奴才自兼管游学生总监督以来,留东学生日增月盛,人数既多,品流易杂,其中固多勤苦向学之士,而不自闲检者亦在所难免。日本文部省亦以中国学生来者日众,良莠不齐,而日本人之不肖者,复遍设不完全之学校,交相引诱,实于教育名誉有碍,因拟定一规程以整齐之。其用意虽极美善,而其内蕴非可揣测。奴才即亲诣文部省,告以整顿学校固所愿闻,但于我国学生必有关系,请于未公布前钞稿示商,嗣准文部省将所拟章程十五条钞稿送来。寻译全文,有为整顿学校者,亦有间接管理学生者,实无苛待之意。旋即公布,而学生群以第九、第十两条有所不便,公率代表具禀列陈。奴才察其所论,尚属近情,即将原禀照会日本外务省转商文部省。正在筹议之间,各校学生忽相率停课。此倡议停课之人联结成党,分赴各学校,把持门外,不许他人上课,甚有用强威吓者,遂至全体罢学,坚请与日本文部交涉,将规程全文取消,不能取消即全体归国。亦经奴才婉商日本外务省,据覆万办不到,词意甚决,及外务省转到文部覆文,允将第九、第十两条通融办理,并将规程意义铨[詮]说详明。即日译成汉文晓示学生,冀可挽回大局。不意该党愈行激烈,胁众归国,群情汹汹,不受理喻。既非口舌所能力争,又无权力足以解散。迨至大学、高等各校留学生出而组织一维持学界会,专以劝人上课为主义,一时入会者甚多。该党之势力少杀。复经奴才宣谕诸生,晓以大义,渐就平静,现已一律入学,照常开课。惟此次滋事学生苟不择尤惩治,不足以儆浮薄。兹查有

韩汝庚、胡瑛二名，倡议停课，煽惑众人，又吕复、樊聿、保衡、曾运樵、冯壮道、龚国煌、龚国辉、王克家、向佐周、朱剑凌、盛仪、刘棣英、龙凌骧、田桐、宋教仁、冯世骧、蓝永藩等十七名，性喜滋事，随声附和，业经奴才通知日本各学校概不收容外，应请飭下学部咨行各省督抚，通飭内地各学堂不准收录，绝其倖进之途。再查韩汝庚身为职官，甘居祸首，尤属咎有应得，应请旨将光禄寺署正韩汝庚即行革职。此外留学生之被胁附和，现已上学者，愿恩宽其既往，准予自新，仍由奴才随时察看，倘有不安本分，滋生事端者，分别轻重，请旨惩治。现将韩汝庚、胡瑛等十九名姓名、籍贯造具清册，咨呈学部外，所有学生罢学办理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朝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7216-019 本书以下所录《光绪朝军机处录副奏折》除另有注明外，俱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原档

杨枢奏折中所称“原稟照会日本外务省转商文部省”的“原稟”，系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以杨度领衔的清国留学生总会呈递杨枢稟帖。同月初六日（1905年11月28日），杨枢照会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桂太郎：

敬启者：现据敝国留学日本全体学生公稟等，于明治三十八年十一月二日官报中见，所载文部省令第十九号：关于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十五条，自三十九年一月一日施行。绎其文意，无非为吾国学生谋学课之改良，期教育之完善，以使异邦来学者得善良之结果，以归饬其本国，其用意至为美矣，凡见此者莫不感慰。

惟第九、第十两条，将来施行之际，吾国学生必有因此而受不利益之影响者。特为述其利害与其苦情，仰邀大力照请文部省，将第九、第十两条允与取消等情前来。本大臣据此查责国文部省现定第十九号规程，原为改良学界起见，全体学生因极感慰，本大臣亦同深钦服，惟其第九、第十两条，既于学生有所障碍，又据学生公稟前情，相应将原稟函送贵大臣查照，并请将原稟转咨文部大臣，体顺舆情，酌核见覆为荷。专布，顺颂时祇。附学生原稟一件。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纂》，清国杨公使函。引自孔祥吉、村田雄二郎《陈天华若干重要史实补充订正：以日本外务省档案为中心》，《福建论坛》2005年第4期

留日学生举行罢课之后的情形，宋教仁1月4日日记：

至程润生寓。润生告余，为学界反对日文部省规则事，已约明后日招集各新闻记者，以酒饷之，以疏通意见，但须贖金六十元，欲余筹谋，并言夏道南处可设法云云。

13日日记：

已初，胡经武来，属余拟一电稿致北京政务处。此时反抗日文部省令事已落着，定于十五日上课，故电告北京廷也。……未初，胡经武来，邀余至清风亭赴联合会。是日因风潮已息，解散联合会也。余演说此次风潮前固可主张力争，但现已无可如何，于情于理于势，皆不可久持云云。众有不然者，余亦止焉。

19日日记：

已正，至公使馆，请马参赞作保证人，备入早稻田大学也。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古代近代史研究室校注《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4、119、122页 田桐《革命闲话》回忆此事：

同盟会成立之年，秋冬之间，清室与日本交涉，由文部颁布留学生取缔规则，防革命也。于是留学生群起而争，陈天华因以蹈海死，众人益奔走相告，相率罢课，一部归国者，在上海创立中国公学。而东京公使馆收买若干学生为间谍，刺学生虚实。公使杨枢出奏清廷，缉捕十八人，褫夺官职科名官费，自费生亦复通告各校，强迫退学。清廷如奏，颁发上谕，首名韩汝庚，二名胡瑛，以后不能记其次第，有宋教仁、田桐、吕复、龚国煌、龚国辉、保衡、冯大树、王

克家、曾伟、蓝永藩、漆运钧,其余五人,则忘之矣。其中胆大者,视若无事;胆小者,震惊失色,有托人在燕京运动求教者。至宣统即位,复颁发上谕,中有云:除田桐、宋教仁永远不赦外,一体开复。

丘权政、杜春和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页

编者按:杨枢此奏折被收入多种史料书中,文字略有出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六九中,“出而组织一维持学界会”一句作“出面组织一维持学界会”,人名“保衡”作“保卫”。今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朝军机处录副奏折”改定。

1月25日(丙午年正月初一日) 清廷考察宪政大臣载泽、尚其亨、李盛铎等人在东京
 觐见日本天皇。载泽等在东京时,日警严密监视革命党人,防备异动。

载泽等对日本学校多有考察,其《考察政治日记》记录参观振武学校:

校为中国留学陆军者而设,学生三百八十一人,为各省所咨送,皆有监督率之。是日,惟直隶、山西二监督至校。闻平日监督不与学生接洽,学生不受监督约束,止供支应,几成赘瘤。是校总理为陆军少校福岛安正,历举以告,愤愤殊深。

载泽认为日方对留学生管理松懈:

惟彼学于中国学生,多所放任,致与彼国学生同卒業而程度迥殊。其于大同主义,或犹非所崇尚欤!

载泽离日之后,上奏折言其观感:

日本维新以来,政治取法欧洲;复斟酌本国人情风俗之异同,以为措施之本。比赴其上下议院、公私各学校及兵械厂、警察、裁判、递信诸局署详为观览,以考行政之机关。又与彼政府各大臣,伊藤博文、大隈重信诸元老,及专门政治学问之博士,从容讨论,以求立法之原理,与其因革损益之宜。大抵日本立国之处,公议共之臣民,政柄操之君上,民无不通之隐,君有独尊之权;其民俗有聪强勤朴之风,其治体有画一整齐之象。

其富强之效,虽得力于改良法律,精练海陆军,奖励农工商各业,而其根本,则尤在教育普及。自维新初,即行强迫教育之制。国中男女皆入学校,人人知纳税、充兵之义务,人人有尚武爱国之精神。法律以学而精,教育以学而备,道德以学而进,军旅以学而强,货产以学而富,工艺以学而兴。不耻效人,不轻舍己,故能合欧化汉学,熔铸而成日本之特色。

至其法令规条,尤经彼国君臣屡次修改,几费切磋,而后渐臻完密。臣等于其现行条例,勒为成书者,自当慎为选译。而诸人之论说,则随时记录;各署办事之规则,亦设法搜求。总期节取所长,以备将来之储录。此在东考察之大略情形也。

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之《李鸿章历聘欧美记·出使九国日记·考察政治日记》,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83~584、586~588页

宋教仁在日记中记载相关情形:

1月21日

笃生(编者注:杨笃生)自北京来,充出洋考察政治大臣随员者也(是日清出洋大臣载泽等抵京),谈良久出。

22日

日政府派有巡查三人守《民报》社,云因载泽来东,防掣革命党甚严密,故出此手段。并言余等出门,亦尾之于后云。日本政府亦太小心矣,不禁可笑。

23日

警察终日守《民报》社,余未出外。

24 日

佐藤独啸邀余至会芳楼小饮,警察吏随余,亦与饮焉。

28 日

已初,余出门将往神田,四顾无警吏随行,以为既转居则不复至也;乃行未数十步,一人至余前欲与余语,询之,则当地之警察也,不觉粲然。

29 日

杨勉卿来,遂邀至寓后乡间一带游览(警吏随之)。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古代近代史研究室校注《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3~127页
编者按:宋教仁日记中有关载泽到达东京时间似有误。据《考察政治日记》,载泽等人在1月22日,始抵东京:“(十二月)二十八日,予正,乘火车行。已正二刻过横滨,华商董皆来迎谒。三刻,抵东京新桥车站。”(《李鸿章历聘欧美记·出使九国日记·考察政治日记》,第573页)1906年1月28日《中外日报》载《考察政治大臣行程》报道:“泽公与尚、李二大臣抵东京,名古屋后,小住四日。十二月二十八日行抵东京,东乡、大隈、尾崎三大臣均往迎接。泽公等旋入居芝离宫,准于中历元旦日亲递国书。”

△ 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组织的“维持留学同志会”宣告解散。

日本《时事新报》报道称:

东京维持留学同志会于正月初一日,东邀长冈子爵、梅谦次郎、加[嘉]纳治五郎等及新闻记者,其余有关系于中国留学生之日本讲师等,于偕乐园宴会。该同志会派留学生代表人数名列席。首先由熊垓演说一番,初则略表敬意,继云,我辈于文部省令中之一二条,虽有不服之点,然其后经文部公示其解释,于是不仅我辈之疑念立即冰释,且反悟此令于留学生甚有利益。今各留学生已络绎复校,已达本会之目的。此后所希望于收容中国学生之学校【校】长者,乃在不以他国人之观念待我辈,当与日本学生同等看待,不独拘拘于物质的教育,而当努力于精神的教育也。此外,所望于新闻记者者,乃自今以后,凡遇有关留学生品行之事,须详细记其人之姓氏与籍贯,否则同姓者甚多,恐他人亦被误也。次由长冈子爵起而演说,略谓余甚表同意于熊垓氏所说之词,所望于留学生诸君者,此后切勿再有同盟休学之妄动。苟有不解日本政府之措置之事,则宜按秩序而行事可也云云。于是主客咸尽欢而散。译正月初二日《时事新报》。

《维持留学同志会业已解散》,《中外日报》1906年2月2日

1月28日(正月初四日) 以“促进中日两国学生之亲睦,兼以开进相互之德智”为宗旨的日华学生会在东京举行成立典礼。是会由留日学生程家桢、张继、赵宝泰、韩汝庚、夏道南、吴玉章、曾鲲化等与日本学生井上笔次郎等联合发起。日方大隈重信、青木周藏、长冈护美、嘉纳治五郎,中方李宗棠、马相伯等出席,并发表演说。

该会成立尚未举行,国内即有新闻报道:

东京函云,中国学生游学日本者,近渐增加。惟以未能与日本学生交际亲密,疏通事情为遗憾。故中国学生团体,近尝运动组织一学生俱乐部。日前帝国大学、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工业学校以及其他中国学生入学诸校,共举代表十八人与日本学生会议,设一日华学会,现已成立,将举行开会式典云。

《留东学生组织日华学生会》,《岭东日报》1906年1月18日

时人李宗棠记录《日华学生会会章》为:

第一条 本会名日华学生会。

第二条 本会以日华两国学生组织之。

第三条 本会图日华两国学生之亲睦,兼以开进相互之德智为目的。

第四条 本会隔月开例会一次,但依时宜得以变更之。

第五条 本会于两国学生中置若干委员,以经理本会事务。

第六条 本会于主重学校为辅助本会之目的起见,可置委员。

第七条 本会置事务所于左东京市神田区锦町三丁目锦辉馆。

第八条 本会受日华两国有志者之寄附金以补助费用。

经日本学者考证,日华学生会发起者有:

日本

东京高等商业学校 井上笔次郎

外国语学校 川井光太郎

早稻田大学 川胜藏太

庆应义塾 竹内恒吉

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中尾远太郎

东京帝国大学 工藤十三雄

同 八并武治

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有吉半祐

早稻田大学 三盐熊太

中国

成城学校 屠密

东京高等商业学校 赵保泰

明治大学 张继

广岛高等师范学校 李祖虞

弘文学院 夏道南

路矿学堂 韩汝庚

早稻田大学 姚震

岩仓铁道学校 曾鯤化

早稻田大学 蹇念鎰

成城学校 吴永珊

大成学控 承胡喆

东京帝国大学 周家彦

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403~404页

《东京日日新闻》报道成立典礼经过:

中国留学生程家桀发起之日华学生会,于本月初四日下午一点钟在本乡座行开会礼。来宾有五十余人,大隈伯爵,青木、长冈两子爵,嘉纳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等均在座,中日两国学生有一千四五百名。至预定之时刻,由发起人宣读日清两国学生会辞,继由大隈伯、青木子爵及此次因慰留学生来日本之李荫伯、马湘(编者注:原文如此)伯等,次第演说,直至六点钟散会。大隈伯演说之大概录如左:国家存亡,因乘世界文明之潮流与反对之而分歧,所谓适者生存之理,亦可适应之于国家之运命者也。世界五千年之前,有东洋、西洋二文明之潮流。东洋文明于日本于中国,皆因行政者之愚策,自遏其进路,而为凝滞不进之状。而西洋文明则騷然不稍停其步武,其势力逐渐压迫东洋。五十年前,我日本乃因其刺戟而觉醒。



初,日本亦不通外国之事态,一意恐怖之。于是锁国攘夷之国论,沸腾朝野,曾试与战争数次,而卒不能敌外国。于是翻然有所觉悟,终输入其物质之文明,改革国家组织,更变行政机关,进而于伦理道德之点,亦采用外国之所长。日本固有之文明不期竟与西洋文明相调和,得所谓适者之资格。自是以后,次第见国势之伸张,以至今日。中国今日之状态,恰如四十年前之日本。中国今日国势之不振,即由于不能如日本之速改其国是,诚不得不为中国悲也。然朝有明敏之两宫殿下,在有识者次第知变法自强之要,下则派遣多数之留学生于日本,上则派遣皇族考察各国政治,此状态恰与四十年前之日本相同。当时日本特派大使于海外,且遣数千之留学生,一面雇用无数之外人。如此输入有形无形之新智识,以之调和于日本固有之文明,其结果乃得今日之国势。今后之中国,亦可得如日本四十年间之成绩。故两国之关系相同,亟宜相亲相提携,以共保将来东洋之平和也。或云,中国学生之为学,何必限以日本,且欧美为日本学问之本源,故不若直接学诸欧美较为有益云云。然其人种异,国体异,道德之根不同。欧美之学问,实不能直接行之于中国,必须首先以之调和于中国固有之文明,故不如学于日本。盖已与日本之文明调和,则施诸实际,必大显其便利之处,因日本与中国不独同文同种,且道德之本源,亦同系祖述孔子者也。既经日本咀嚼之西洋文物,施之于中国,可毫无不合宜之处。况言乎道路,则不过一苇带水,何必舍近而求远哉?余甚希望日本学生亦留意此点,不误所以对待中国学生之道也。

青木子爵演说之大略云,欲厚中日两国交谊,则不独求之于皇室或政府之关系,而两国国民尤不可不互相亲善。国民之亲善,以两者互相知为要义。中国学生在日本,一面赖书籍以求学问,一面尤须勉知日本之国情。其道乃在亲与日本学生相交接,互相启发。故予于本会之设立,表多大之赞成,并望时时开如今日之大会,藉以互相接洽,敦厚交谊,而学问之道以采他人之长,补我之短为要义,以切不可因其为外国人而生猜疑之心,或直因以启排外之思想,此乃尤须谨慎者也。中国学生,须信日本学生,日本学生则须为言语不通、习俗相异之中国学生助力,两两相待,互相补助,以为益友而全睦谊。此乃予之所希望者也。译正月初五日《东京日日新闻》。

《日华学生会举行开会礼》,《中外日报》1906年2月8日

马相伯回忆:

光绪三十三四年间,留日学生发生学潮,余又重渡扶桑,以扶平之,当时尝以“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一语,蒙湖广总督张之洞称扬,以为中国第一名演说家。当时梁启超尝为余记录。

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61页

编者按:亲历其事者李宗棠在其所著《东游纪念》第七卷,即《劝导留生日记》记录有当时情况。中国留学生ソカウマソ(音译“苏高曼”)著有名为《琐琐录》的未刊日记,亦录有此事大略。另,张若谷编《马相伯先生年谱》(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216页),将马相伯演说事系于光绪三十四年(1907年),当误。

1月30日(正月初六日) 广东留日学生、新加坡总商会分别致电清廷,以粤汉铁路激发官绅冲突事,请撤两广总督岑春煊。稍后暹罗商会亦有电请。

留日学生电请军机处代奏:

粤路向定招股商办,岑督背信并违旨苛捐,绅商不愿岑督捕代表绅以胁商民,全省大愤。路事既棘,更激他变。乞代奏撤岑督以顾大局。广东留学生全体电。鱼。

《为请代奏撤岑督以顾大局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电报档》,综合类—收电档,档号2-04-12-032-0019。以下所引《电报档》,俱出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原件

新加坡总商会电:

去腊十八,粤督派员与绅商会议铁路办法,督意加抽杂捐由官办。绅商不愿,夜捕代表黎绅国廉。众情不服。南洋商务为内地利益攸关,乞以商民利益为重,代奏两宫。

《为粤督夜捕代表众情不服请以商民为重事》,《电报档》,综合类—收电档,档号2-04-12-032-0018

暹罗商会电:

岑督破坏路政,勒捐虐民辱绅,择噬全省倒悬,中外愤恨,乞代奏罢岑安粤,以免激变。暹罗商会海学勤等公叩。

《为请罢岑安粤以免激变事》,综合类—收电档,档号2-04-12-032-0114

1月31日(正月初七日) 孙中山派同盟会员胡毅生与法国驻天津陆军武官布加卑(Boucabeille)等赴桂林,联络郭人漳部。法武官赴贵阳、重庆、汉口等地调查革命实力。

该事起因上年10月11日,孙中山在吴淞口与布加卑会晤,同意协助法人调查国内革命实力。孙中山《建国方略》云:

一日,予从南洋往日本,船泊吴淞,有法国武官布加卑者,奉其陆军大臣之命来见,传达彼政府有赞助中国革命事业之好意,叩予革命之势力如何。予略告以实情。又叩以:“各省军队之联络如何?若已成熟,则吾国政府立可相助。”予答以未有把握。遂请彼派员相助,以办调查联络之事。彼乃于驻扎天津之参谋部派定武官七人,归予调遣。予命廖仲恺往天津设立机关,命黎仲实与某武官调查两广,命胡毅生与某武官调查川滇,命乔宜斋与某武官往南京、武汉。时南京、武昌两处新军皆大欢迎。在南京有赵伯先接洽,约同营长以上各官相见,秘密会议,策划进行。而武昌则有刘家运接洽,约同同志之军人在教会之日知会开会,到会者甚众,闻新军镇统张彪亦改装潜入。开会时各人演说,大倡革命,而法国武官亦演说赞成,事遂不能秘密。而湖广总督张之洞乃派洋关员某国人尾法武官之行踪,途上与之订交,亦伪为表同情于中国革命者也。法武官以彼亦西人,不之疑也,故内容多为彼探悉。张之洞遂奏报其事于清廷,其中所言革命党之计划,或确或否。清廷得报,乃大与法使交涉。法使本不知情也,乃请命法政府何以处分布加卑等。政府飭彼勿问,清廷亦无如之何。未几法国政府变更,而新内阁不赞成是举,遂将布加卑等撤退回国。后刘家运等则以关于此事被逮而牺牲也。此革命运动之起国际交涉者也。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1~202页

有资料记双方会谈情形:

布语孙曰:陆军部给予我的使命,在研究保卫安南以对付侵略的问题。我知晓你在从事华南独立计划。如果你能显示给我:你的党是强大的;我的政府可能对你的工作具有某些兴趣——这只是我个人的假设。你在华南有一个分支机构的组织,可将它们和我们配合。孙接受这一提议说:我的分支机构会答复你们的问题。对各省军队联络,尚未有把握。请布加卑协助调查联络责任。

孙旋召随员胡毅生、邓慕韩说:布欲派员赴各省调查吾党实力;如有力量,法国愿助吾党独立建国,余已允派人随同行。惟天津法军管须得熟谙英文的人长驻翻译文件,东京本部不知何人能胜任?胡以廖仲恺对,孙以为可,即作书告廖,并请布带至上海登岸投邮寄日本。

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8~139页

胡毅生《记布加卑与吾党之关系》一文回忆:

由粤起程赴梧州,旋至桂林,知黄兴在郭人漳处,乃按址访之,并约定偕法武官同赴郭营

相见。时郭由桂抚李经义调桂任新练军统带,虽有兵一营,而自辟僚幕,蔡锷在此任参谋,队长林虎、杨九如、杨允文等,皆江西武备学堂出身。时士论方主张革命而抵湘军为汉奸,郭亦能迎合舆论,故一时名士多与之往还。【黄】兴赴桂林,即欲运动郭之军队以为用,变名张守正,除官长外无知其真姓名者。法武官晤谈后极为满意。蔡锷虽为梁启超学生,然素主张排满革命,且与毅生有旧,故意允为赞助。且修书介绍毅生往见黔川之同学而可与联络者。毅生与法武官在桂留数日,再至贵阳,时黔省尚无新军,乃往重庆。因赴成都尚须十日旅程,法武官不宜再往,只嘱覓定负责通讯人,遂转往汉口。法武官去北京,毅生则去上海。

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国民党五十周年纪念特刊》,重庆1944年印本,第57~58页

2月2日(正月初九日) 杨枢致电外务部,请清廷迅速就惩处罢课留日学生等事宣示意见。

电文云:

去腊廿三所上两折,计可到京。奉旨后乞电传。枢。青。

《为前上两折奉旨后请电传事》,《电报档》,综合类—收电档,档号2-04-12-032-0026

杨枢所云之两折,除本书1月17日条目所引奏折外,另一折《奏为密陈出洋学生在日本情形并筹拟办法事》内容为:

出使日本国大臣兼管游学学生总监督奴才杨枢跪奏,为密陈学生在东情形及筹拟办法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维政治之隆、风俗之美胥赖教育,选派学生出洋留学,实只教育之一端。奴才初抵任时,在东官费自费学生仅逾千人,日增月盛,迨于今日已至八千余人,朝廷号令于上,疆吏奉行于下,可谓盛矣。然其所以骤增之故,犹有数端:诏停科举注重学堂,而学堂之出身,不如出洋留学之易而优,一也;自天津、上海至日本东京,仅六七日之程,较之由府县入省会学堂,由省会入京师学堂,其劳逸相等,二也。挟利禄、功名之见而来,务为苟且,取一知半解之学而去,无补文明。此奴才所为日夕殷忧,而不能已于言者也。日本普通学堂专为中国学生设者,如成城学校等三四处尚称完备,然不完备者则不下十余处,有以三个月毕业者,有以六个月毕业者,甚至学科有由学生自定者,迎合学生之意,学生即喜,入之而不能禁,此普通学堂之不可恃也。日本高等、专门各校及大学校皆有定额,中国学生年增数倍,而学额不能增。奴才屡商日本文部皆有难词,即能增额,亦难容此数千之众,后来者尤难预计,此高等学堂之不能容也。学生在东习普通者,以两年半毕业,此两年半内仅习日本文语犹虑不足,其他学科往往有名无实,近并两年半毕业者,亦寥寥其人,此普通学之不可信也。日本学生自小学起,每试验皆合格,至入大学亦须十四年,若是其难也。中国学生到东年余,在本省又多未预备,甚或国文亦未尽晓,遂幸入大学,三年毕业一试获隽,出其强不知以为知之学说以应世用,其贻害可胜思耶?故虽大学及高等毕业生,亦未可尽信也。所入之校屡迁,所习之业无定,争学费则一省以一省为例,补学额则一府与一府为仇,甚至奸窃之案亦不一见,貽笑外人莫此为甚。清源正本惟在慎选。拟请飭下学部,严定选派学生出洋留学章程:一、在本省学堂须有五年资格者;一、预备日文、日语在两年以上者;一、如学生到东有不法行为及倡异说者,惟原咨送官是问;一、指定学生学科应入何校,到东以后不得更改。各省将军、督抚既慎以选择于前,奴才复严加甄别于后,庶学界可以少安。抑奴才犹有请者,学生争竞,多由各省官费不齐,官费之中有可预定者,如学费、旅费、署费是也,有不能预定者,如医药费、书籍费等是也。应请飭下学部审定官费,划一章程,奏请通飭各省将军、督抚钦遵办理,斯可以平器

张之气,亦藉养廉耻之道。奴才为整顿学务起见,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初一日奉朱批:学部议奏。钦此。

《奏为密陈出洋学生在日本情形并筹拟办法事》,《光绪朝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7216-018

2月16日(正月二十三日) 孙中山自西贡抵达新加坡,旋建立同盟会分会。陈楚楠、张永福为正、副会长。新加坡成为革命党人在南洋活动中心。

冯自由《南洋华侨与革命运动》一文记新加坡同盟会成立事:

甲辰孙总理在美获读《图南日报》,知革命种子已传播于南洋群岛,特移书尤列,查询为何人所设办。乙巳六月,由欧洲取道赴日,途中自科仑布致电尤列,囑介绍《图南报》诸同志相见。迨船抵星埠,尤引楚楠、永福、义顺诸人登轮求谒,并欢迎上陆,共商国事,总理以当地政府五年不许入境禁令尚未期满辞之。并谓在欧时,德、法、比诸国留学生已成立革命团体,此次到日本,即当组织革命党总部,南洋各埠可设分会。不日当由日本寄来章程及办法,囑各人预为筹备,楚楠等从之。总理抵日,遂于是年七月与黄克强、冯自由等发起中国同盟会于东京。是年冬复偕胡毅生、黎仲实、邓慕韩等取道赴越南西贡,旋至星洲。适是时五年不得入境之期已满,诸同志遂欢迎登陆,寻倡设同盟分会,为南洋英、荷两属之革命总机关部,假晚晴园为会所。初次开会加盟者有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许子麟、刘金声、黄耀廷、邓子瑜等十二人。公举楚楠为会长,永福副之,许子麟为会计,林义顺为交际。于是规模渐具,会员日众,更逐渐增设分会于英、荷二属各埠,而革命思潮遂弥漫于南洋群岛矣。查同盟会员在新加坡入会及注册者,前后实不满五百人。今就所知者,录列其姓名于左:

新加坡中国同盟会会员姓名列表

陈楚楠、赵金鼎、李肇基、李晓生、张玉清、蔡汉亮、刘任臣、张永福、赵金生、吴海涂、詹承坡、丘得松、陈逸叟、许梦芝、林义顺、陈竞侔、陈梅坡、黎仲西、王金鍊、洪芋蛋、陈子纓、许子麟、郑聘廷、符养华、杨振文、张振东、吴灶安、陈秋圃、邓子瑜、赵钧溪、邓毅、张慎初、陈照和、吴业琛、卢礼明、刘金声、蒋玉田、杜辉汉、王寸丹、符天一、余既成、唐璧初、黄耀廷、谢坤林、张欣然、黄崇享、丘焕文、余通、陈梦梅、吴悟叟、留鸿石、王竹三、陈天成、张盛忠、李春荣、符日明、林幹廷、卢耀堂、符开祥、卢葦航、谢仪仲、吴金彪、王华廷、谢心准、叶玉桑、李子伟、杜之华、邵南棠、叶心斋、胡少翰、何心田、叶耀庭、吴一鸣、梁允祺、苏汉忠、陈涌波、符益华、何德如、柯芦生、陈文乾、梁允煊、吕子英、许骏声、陈松江、刘匕辉、邓提摩太、陈翼扶、陈裕光、何沛霖、苏彬廷、郭奇嘉、林受之、孙辛友、李玉阶、张志华、李凌溪、汪声音、陈金寺、陈梦桃、李幼樵、许子伟、刘伯浚、李声余、萧竹漪、陈笑、黄乃裳、吴逢超、郭莚卿、蓝来喜、黄康衢、郭俊人、沈子琴、陈子麦、郑古悦、何子因、柯西成、黄清读、丘宗岱、周纪明、许雪秋、陈长生、杨蕃史、黄甘松、郑祝三、余岱宗、林立宗、魏渭同、刘凌苍、沈联芳、丘继显、林希侠、刘婉娘、杜棠、陈武烈、陈芸生、符爱周、李思明、周献瑞、符兆光、郭民波、陈祯祥、叶敦仁、王士先、辜景云、许云德、王汉光、黄景瓜、林镜秋、张澹士、张仁南、李镜仁、林文庆、余天中、石养性、许伯轩、陈信藩、胡云舫、李普仁、陈嘉庚、杨柳堂、杜青葵、林航苇、丘醒虎、方瑞麟、潘兆鹏、丘国瓦、黄廷光、吴炳光、郭渊谷、李尔梓、苏珊玉、萧百川、李光镛、陈雪轩、李光前、黄吉宸、蔡兰谷、苏联、吴逸亭、林芳亭、柯汉臣、庄碧峰、陈先进、陈咏商、姚颂民、赵克庵、郑金、陈书臣、曾纪德、胡伯驥、沈飞龙、陈毓卿、周如切、林裕成、周升翹、徐雪涛、朱观捷、郑子辉、蓝禹甸、黄甘礼、蒋德九、王汉忠、卢荣宗、褚民谊、王雨若、吴应培、谢已原、陈裕义、王汉天、余御言、陆



秋露、周之贞、萧子璇、吴炽寰、陈文俊、王裔、陈天一、李竹痴、李汉卿、何海星、苏德天、沈文光、沈德龙、杨侠生、郑爱、张是富、何仲英、康荫田、胡亭川、李灿、何达基、李炳辉、李文楷、黄鹤鸣、杜凤书、劳培、罗幹、周华、罗仲霍、方汉成、刘克明、刘静山、汤秀山、杨阿洛、杨乌龙、杨国民、谭少军、陈宽押、方云藻、徐统雄。

冯自由《革命逸史》下册，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5~1126页

张永福回忆成立经过：

大概是七月中旬，那晚孙先生就同李竹痴商量起稿写盟书，写了又改改了又写好一回工夫。然后招余与楚楠、李竹痴三人在晚晴园楼上商议，各人自己把盟书缮抄，依照入党手续，就联盟起来。我还记得很清楚，孙先生自己亦写备了盟书，他自己先行起立，举起右手，以最庄严的态度，在我们的面前宣誓。我们心中忐忑，看着他宣读誓书毕，就是李竹痴及永福、楚楠均照孙先生仪式轮流做去。宣誓之后，他就解释那誓章上三民主义的意旨，并严重的说：我这同盟会的组织，是希望发展得很大很大的。我们的责任，当然是牺牲，但是牺牲到什么程度，我们总不能预说。设使牺牲到剩二个人存在，亦算是同盟会存在的一日。这话是何等悲壮，我们听了魄战魂摇，感极欲泣！当时就举楚楠兄为正会长，余则副之。孙先生的盟书交楚楠兄收去，我们的盟书交孙先生取去。最后又授给我们握手符号及会话的秘诀，以上手续完了，即嘱我明日请林义顺加入。义顺入会后，越三四天，我就通知李晓生、李幼樵、谢心准、林中、谢仪仲、林受之陆续加入，我们这团体就逐渐的充实起来。孙先生命我们开一个大会，并拍照留念。先生取了照像许多张，乃搭船往西贡一行。这是孙先生到南洋来星加坡的第三次，和我们组织同盟会的事实。

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10~11页

1940年，陈楚楠在《晚晴园与中国革命史略》一文追述此事前后经过：

当我们第一次会见总理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等这里五年出境限满后，他即可再来新加坡。总理到东京后和黄兴、冯自由等组织中国同盟会，乙巳年（民国纪元前七年）年底便由东京到西贡，又由西贡到新加坡来。那时候，我们的同志已经增加；事前接到总理来信，知道他什么时候可以到新加坡，便先和张永福同志商量，借他的晚晴园来招待总理，并言明一切费用由两个人均分担任。

.....

当我们知道总理所乘的船已到了新加坡，便约了几位同志到码头去迎接，一直接到晚晴园来居住。见面时当然彼此报告别后的情形，总理告诉我们驻东京的同志已经成立同盟会，所以他到这里过了三四天，这里的同盟会亦就成立了。

现在兄弟应该补述一件事。当总理前一次经过新加坡的时候，尝吩咐兄弟替他找一位同志，能够说各种方言并能熟识各方面的情形的，预备他再来新加坡时，可以帮他到各处去工作。兄弟受了这个委托，便东找西找，后来就找到了李竹痴同志。

.....

南洋同盟会第一次在这个晚晴园加盟的就是张永福、李竹痴和兄弟三个人呢。我们加盟后，又有林义顺、李晓生、谢心准、许子麟、李幼樵、刘金声、林镜秋、邓子瑜、黄耀庭等相继加盟入会。总理教我们和同志握手的符号和见面时会话的秘语，由大家举兄弟做正会长，张永福同志做副会长，并举各职员，南洋的同盟会的基础便从此定好了。

丘权政、杜春和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36页

编者按：新加坡分会成立日期，有多种记载。本书编者认为，似应在1906年2月。冯自由所记为乙巳冬，张永福记为1905年农历七月中旬，陈楚楠记为乙巳年底。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依据1905—1906年间新加坡同盟会分会的